

小满胜万全

臧公建

在二十四节气的序列中，小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不像大暑大寒那般极致，也不像立春、立秋、立冬、立夏四季那般分明，它只是静静地居于“满”之前，以一个小小的“小”字，提醒着世人：将满未满，才是最好的状态。

小满之名，源于物候。《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北方大地上的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却尚未成熟，恰如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有了几分模样，离长大成年却差些时光，有了几分模样，离长大成年却差些时光，有了几分模样，离长大成年却差些时光，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麦粒还在灌浆，果实还在生长，一切都在向着成熟奔赴，却尚未抵达终点——这恰恰是最富有希望的时光。

古人将小满分为三候（注：“候”是时间单位即五天之意）：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苦菜在此时枝叶繁茂，那是大地给予人们的恩赐，可食可药，安心益气；而喜阴的靡草在日渐强烈的阳光下枯萎死亡，阴阳消长，万物有代谢；麦子开始成熟，田野里泛起了金色的波浪。三候之间，有生有死，有成有败，这不正是天地运行的常态吗？

小满之美，美在它的“不满”。北宋欧阳修在《五绝·小满》中写道：“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那垄间的麦穗，迎着夏风轻摇曳，仿佛在笑着看春花的凋零。麦穗知道，自己虽然尚未饱满，但每一天都在积蓄力量，每一刻都在向着成熟靠近。这种向内的生长，这种无声的积累，比任何张扬的绽放都更加动人。

小满之智，智在它的“知足”。民间的

习俗中，小满要祭车神、祈蚕节、食苦菜。人们把一杯白水泼入田中，祈求水源涌旺；人们供奉蚕神，祈愿蚕桑丰收；人们采食苦菜，以苦来醒神解毒。这些习俗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生活的知足——不奢求风调雨顺，只愿小有收成；不指望万事如意，只求苦尽甘来。

唐代元稹在《咏廿四气诗·小满四月中》中写道：“小满气全时，如何靡草衰。田家私黍稷，方伯问蚕丝。”阳气充沛的时节，官府关心的是农事，百姓忙碌的是桑麻。这朴素的记录告诉我们，小满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概念，它扎根于泥土，生长于田野，与每一粒麦子、每一根蚕丝息息相关。

南宋赵蕃在《自桃川至辰州绝句》中写道：“一春多雨夏当愆，今岁还防似去年。玉历检来知小满，又愁阴久碍蚕眠。”农人的愁，是具体的愁——雨水多了怕碍蚕眠，雨水少了怕误农事。这种愁里，藏着对“小满”的期盼：不多不少，恰到好处。而这，恰恰是最难拿捏的分寸。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总是追求圆满，追求极致，追求所谓的“万事如意”。可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真正的圆满往往意味着衰落的开始。反倒是“小满”的状态——有点收获，但不富足；有点成就，但不骄矜；有点希望，但不急躁——才是人生最从容、最踏实的阶段。

苏轼在《阮郎归·初夏》中写道：“微雨过，小荷翻，榴花欲开然。”小满时节的景致，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微雨、小荷、初开的榴花，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还留有想象的余地；

明代李昌祺在《小满日口号》中写道：“长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枇杷。”烟雨朦胧中枇杷渐熟，那是江南独有的韵味，不急不躁，不慌不忙；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清代曾国藩的这首无题诗，借节气之名，道尽了人生的智慧；

现代诗人左河水在《七律·小满》中写道：“江南沃野过插秧，江北麦麸便灌浆。”南方的稻田刚刚插下秧苗，北方的麦穗正在灌浆，大江南北，农事繁忙，但那种忙，是有序的忙，是充满期待的忙。

“终归小满胜万全”，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生的不完美是常态；人生最好的状态就像小满时节的麦穗——将满未满，还在灌浆，还在生长，还有无限的可能。

人生也是如此，不必苛求事事圆满，不必执念处处周全。留一点余地，留一点空间，留一点希望，让美好在明天继续生长，在未来的日子继续生发。

小满之后，是芒种，是夏至，是大暑，是节气更替的继续。但小满本身，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不必急于抵达终点，不必强求一切圆满，小满胜万全，就是最好的当下。



《小满胜万全》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写给夏天

郝雅迪

粉桃褪尽春梦
眼底漫染一川绿茵
晨昏入目
皆是枝头青涩盈盈
小满风来，夏至蝉近
布谷掠过万顷青禾
我静等小半灌浆
烤穗清甜，小麦灌浆
批把染金，杏果凝甜
燕子穿街过陌，洒落荷塘
稚子偷摘桑葚，嬉闹流年
小暑悄至，大暑晴长
白鹭低掠，遍野稻黄
蝉栖高柳，鸣送骄阳
家燕低徊，捎来满院枣香
盛夏温柔，揉入岁月眉眼
清风漫拂，蒸腾炊烟袅袅
世间勤恳之人
回家望岁意悠长

南湖的鸟岛

谢正义

出了淮北市主城区，往东南方向，不过十几里路，眼前豁然开朗，便到了南湖湿地公园。它静静地卧在那里，像一块被岁月摩挲得极其温润的碧玉。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湖心那一点苍翠吸引过去，那便是鸟岛了。

说它是“岛”，实在有些过誉。它只是水域中央隆起的一片土丘。岛上无甚奇石，也无峻峭的轮廓，只密密地、挨挨挤挤地生着许多树。大多是朴树、榆树，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灌木，经年累月，已将那小岛包裹得严严实实，凝成一团蓬蓬勃勃的绿云。这绿，因了水的滋养，显得格外肥润，格外深沉。它那样小，又那样独立，四面皆是坦荡荡的水，无路可通，无桥可渡，便天然有了一种遗世的风姿，一份不必言说的安稳。

我所站立的湖岸，与那岛隔着一段敬而远之的距离。这距离正好，远到可尽观其全貌，近到能窥见那绿云中些许生动的细节。起初，那只是一团静默的绿。看得久了，那静默里便漾起了涟漪。先是一只白鹭，修长的颈，伶仃的腿，从那绿云的边缘滑出来，在水面上投下清瘦的影子，不慌不忙的，像个沉思的学者。接着，是几只灰棕鸟，“哗”地一阵，像谁撒出的一把灰砂，在空中急急地打了个旋儿，又倏地没入树冠里。再定睛看时，那整团的绿，竟仿佛活了过来。枝叶间，叶隙里，到处是攒动的影子，是羽毛掠过时细微的震颤，是生命在那里麋集、栖息的暖烘烘的气息。

最好的，是看那鸟儿归来。日头渐渐西斜，给湖面铺上一层溶溶的金箔，又慢慢幻作橘红与姹紫。天空成了舞台的背景，宏阔而绚烂。起初是三三两两的，试探着从苇荡边，从远处的天际线，掠着水面飞来。后来便成了阵，成了群。先是东方传来一片“嘎嘎”的声响，一群绿头鸭排着不算整齐的队形，翅膀扑扇得有些笨拙，却带着归家的急切，稳稳地向着那绿云俯冲下去。紧接着，西边的天空响起一溜，那是一大群鸿鹄，像一片迅疾的、带着啸音的乌云，黑压压地席卷而来，到了岛的上空，却又魔术般地散开，各自寻了熟悉的枝头，敛翅落下。

这时的鸟岛，便不再是岛，而像一棵缀满了奇异果实生命之树。那些归来的鸟儿，便是它成熟的果子。你看，那高高的秃枝上，稳稳立着的几只苍鹭，是几枝清冷的、青灰色的果子，带着一大群鸿鹄，像一片迅疾的、带着啸音的乌云，黑压压地席卷而来，到了岛的上空，却又魔术般地散开，各自寻了熟悉的枝头，敛翅落下。这时的鸟岛，便不再是岛，而像一棵缀满了奇异果实生命之树。那些归来的鸟儿，便是它成熟的果子。你看，那高高的秃枝上，稳稳立着的几只苍鹭，是几枝清冷的、青灰色的果子，带着一大群鸿鹄，像一片迅疾的、带着啸音的乌云，黑压压地席卷而来，到了岛的上空，却又魔术般地散开，各自寻了熟悉的枝头，敛翅落下。



倦鸟栖鸟岛 摄影 王屈

喳喳地闹着。风过处，整棵“树”微微摇曳，那些“果子”也跟着轻轻颤动，仿佛下一秒就要熟透坠落，却始终牢牢地、安心地挂在那里。这真是造物最神奇的手笔，它将生灵与草木，如此和谐、天衣无缝地嫁接在了一起。

岛上当然是喧闹的。那是一种充盈的、饱满的、生机勃勃的喧闹。高亢的，低回的，清亮的，沙哑的，长啸的，短促的……种种鸣声交织在一起，却不觉得嘈杂，只觉得丰富。像一场无始无终的、关于生存与繁衍的多声部合唱，每一个音符都理直气壮，每一个声部都不可或缺。这声音，是岛的语言，是它活着的脉搏。远远近近的游人，都被这景象与声音吸引。岸边架起了长枪短炮，快门声“咔嚓”作响，人们指着，惊叹着，将这幅“万鸟归林图”连同绚烂的晚霞，一并装进小小的镜头里，也装进各自或惊奇或宁静的心理。他们来看鸟，鸟或许也在看他们，看这些两足的、喧哗的、偶尔闯入这片水域的另一种生物。

暮色终于四合，像一滴浓墨在清水里缓缓洇开，湮没了湖，湮没了岛，也湮没了那万千身影。岛沉入一片深沉的、静谧的幽蓝里，只剩下一个比夜色更浓的、安稳的剪影。白日里的一切生动与斑斓，此刻都收束起来，化作一片温暖的、共同的呼吸。间或有一两声梦呓般的短鸣从岛心传来，更添了夜的深邃与宁静。它不再是一棵

树，又变回了一座岛，一座浮在时间之流上的、小小的、活着的方舟。

我忽然觉得，这鸟岛，便是这南湖湿地公园，乃至整座城市的一个梦。城市在扩张，在轰鸣，在追逐着速度与高度；而这里，时光的流速却慢了下来，生命以最本真、最繁茂的姿态存在着。这一动一静，一进一守，看似对峙，实则是一种更深层的相依。那岛上的万千羽族，它们飞得再远，总要回到这片水中央的绿洲；我们这些，走得再急，心里或许也藏着这样一片水，这样一座岛，供灵魂在疲惫时栖息，回望生命的来处。这么想着，那夜色中的鸟影，在我心里便愈发清晰，也愈发温柔了。

回家的路上，嘈杂声又如潮水般涌来。但我知道，在城市的东南角，在那一汪碧水的中央，正栖息着一个喧闹而又宁静的梦。那里有树，有水，有自由的风，更有成千上万颗在星光下微微搏动的、小而温暖的心脏。



《南湖的鸟岛》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麦黄寄思

周宇

周末出游，途经遍野金浪，蓦然忆起年少光景。儿时父亲常将我负于肩头，并肩共望满目金黄，缕缕往事，悄然漫上心头。

南风轻拂淮北平原
融融暖意遍洒四方
浅夏新生的暑气
温柔笼罩整片旷野

层层麦浪徐徐翻涌
细细麦芒微微轻颤
恰似故人耳畔轻言
声声唤回旧日流年

昔时麦将成熟
父亲取下墙头旧镰
静倚农荫细细打磨
清冽刀光淡淡流转
宛若天际初升弯月

他无心远望云天万里
眼中唯有乡土烟火，人间寻常

如今老镰闲挂屋檐
父亲早已不再躬身耕壤
岁月慢慢压弯挺拔脊梁
一如历经风霜磨钝的利刃
满身沧桑，步履日渐从容

田野收割机轰鸣阵阵
渐渐褪去旧时布谷清鸣
每逢麦黄时节，匆匆归乡
短暂相守相伴，又转身奔赴远方

村口老者静沐斜阳
不言离别离愁，不谈世事浮沉
只淡然轻声叙说
今岁麦田，长势寻常

久居市井喧嚣
宛如城中一株孤麦
远离乡野清风与鸟鸣
渐渐淡忘故土清甜麦香

又逢麦黄如约而至
心底情愫悄然沉淀
漫起丝丝缕缕绵长思念

深知故土从未走远
一如父亲沉默坚韧的脊梁
半生躬身烟火
默默撑起我的归途
成全我奔赴的远方

碑立家风传久远

袁丁

古往今来，立碑不仅是为铭记来处、感恩先人，更是华夏文脉里一种深沉的仪式感。石碑无言，却承载着天地气韵与后人情思。

清明时节，风和日丽。我们姊妹八人商议已定，为辞世三载的父母立碑。两米六高的花岗岩碑身，庄重肃穆。碑头雕双龙戏珠，碑座琢为莲台，两侧以龙纹拱卫。碑面正中镌刻父母名讳与生卒年月，左下方署子女姓名。背面墓志铭由我撰文，特邀一位国家级书法家亲笔书写。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家立业，勤俭持家，涵养正风……”寥寥数语，道不尽父母一生勤勉。在物资匮乏、商品粮稀缺的年代，身为农人的父母，凭一己之力将五个子女悉数培育成才，助我们走出农门；在世事更迭的岁月中，二人闲读书不多，却留下“要好儿子女勤读书，欲高门第多为善”的淳朴家训，还设立“家庭基金”，勉励后代向学向善。如今，优良家风已在家族后辈中蔚然成风。

石碑落成，静静伫立在阳光之下、风雨之中，如一卷微型家谱，收纳父母平生过往，亦牵系着子孙绵长的思念。

前些年，我曾登临泰山，拜谒西安碑林。《泰山刻石》赞颂帝王伟业，《石台孝经》彰显盛世德风。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皆寄情碑石，以刻文载志、谋求不朽。相较之下，我的父母一生平凡，却在子女心中有着千钧分量。

凝望眼前石碑，不由得联想到西安碑林的千古石刻。权贵立碑，多为歌功颂德；寻常百姓立碑，只为留存世间朴素而珍贵的处世智慧。

村中那位高寿老中医，其后人将祖传良方镌刻于石碑，不求扬名炫技，唯愿以医术济世、永佑乡人。这也引人深思：凡人立碑，究竟立的是什么？

我想，立的是师道。乡村教师深耕乡土，启蒙稚子、传递明礼，这份坚守不该被岁月遗忘。立的是匠心。扎根乡土的实干能人，带领乡亲增收致富，以实干开拓前路，值得世代铭记。

立碑，从不是自我标榜、浮夸吹嘘，而是为留存世间真善美。父母笃信读书行善，医者坚守悬壶济世，这份质朴初心，正是代代相传、融入血脉的优良家风。

碑石无言，屹立天地；家风有痕，润化言行。一方石碑，留存双亲生平，更树起一族人的精神坐标。这份生生不息的家风底蕴，便是留给后世最好的遗产。

烟火田园

王绪谦

一场意外，让我身受重伤。漫长的康复期里，子女们轮流归家照料，嘘寒问暖、忙前忙后，让冷清的小院一度充满暖意与烟火。可待我伤情渐愈、生活逐步复原，孩子们也纷纷回归各自的工作与生活。热闹散尽，偌大的庭院再度归于寂静，只剩我一人独居。守着空荡荡的屋子，望着院里沉寂的角落，心底难免涌上阵阵落寞与茫然。

回想从前，我身体硬朗，终日为生活奔波忙碌，日子过得匆匆忙忙、热热闹闹。那时的我，早已习惯了俗世的喧嚣，觉得生活本该这般鲜活多彩，从未静下心来体会独处的滋味，也无暇留意身边的细碎风景。可这场意外，强行按下了我人生的暂停键。骤然放缓的节奏、被迫独处的时光，让我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过往忙碌生活的怀念，也有对当下孤寂生活的无措，更有对未来日子的迷茫。

万幸生于乡土、长于田园，这片质朴的土地藏着最温柔的治愈力量。慢慢沉淀下来后我才懂得，独处从不是孤单，远离喧嚣的农村生活，能让人褪去浮躁，寻回内心的平静。从前我早出晚归，步履匆匆，院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从未细细端详，也从未体会过田园日常的美好。如今闲居在家，我决心好好打理独处的时光，让平淡的日子生出烟火滋味，学着母亲的模样，好好经营这一方小院。

我院子里有一块不足一分地的小菜园，是母亲生前最珍视的角落。母亲一生勤劳质朴，常年悉心打理这片园地，四季轮番播种，春有茄椒、夏有瓜豆、秋冬有青菜萝卜，一年四季鲜蔬不断，随手采摘便是一桌带着泥土清香的家常菜。母亲离世后，我或是忙于生计，或是疏于打理，这片满载岁月温情和儿时记忆的菜园渐渐荒芜。杂草丛生、野藤蔓延，小院也因此更添冷清。看着荒废的园地，我满心惋惜，不愿让母亲的心血和我的童年记忆就此埋没，便下定决心重新开垦修整。

我俯身拔除杂草、清理野藤，一点点翻松板结的泥土，仔细整平地块。为了防止鸡鸭糟蹋菜苗，我又搬来砖块，沿着菜园边缘错落砌起围栏，兼顾通风透光与防护作用，朴素又实用。看着焕然一新的菜园，心底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荒芜的角落终于重焕生机。随后我赶赴集市，精心挑选辣椒、茄子、番茄、青菜等秧苗，小心翼翼栽种进松软肥沃的泥土中。每日晨昏，我都会按时浇水浇灌，看着嫩绿的秧苗汲取水分、沐浴阳光，慢慢抽枝长叶，心中满是期许。

时光缓缓流转，菜苗次第开花结果。洁白的辣椒花缀满枝头，转眼结出尖尖的青辣椒；圆润的茄子花苞绽放，坠下一串串紫莹莹的果实；青菜青翠舒展、鲜嫩饱满，满眼皆是鲜活绿意。待到蔬果成熟，随手采摘便能解锁纯粹的田园滋味。清炒青椒鲜香浓郁，凉拌青菜清爽解腻，简单捣一碗青椒蒜蓉蘸料，配馒头、面条皆是绝佳美味。亲手耕种、亲手收获，舌尖上的天然滋味，带来满心的踏实与满足，独处的落寞也在这烟火劳作中慢慢消散。

菜园为小院添了盎然绿意，却还少了几分灵动与热闹。不久后，妹妹听闻我独居，便提议让我养几只母鸡解闷。我欣然应允，托妹妹带回几只温顺的蛋鸡。初来小鸡怯生生的，整日躲在角落，几日适应后便变得活泼灵动。我每日用稻谷米粒精心投喂，清晨开门，它们便叽叽喳喳围拢过来，迈着细碎的小步跟在我身后，啄食时憨态十足，总能让我不自自觉展露笑颜，驱散心底的孤寂。

日子久了，母鸡愈发通人性，整日在院中悠闲踱步、觅食嬉戏，清脆的咯咯声萦绕小院，温柔又治愈。没过多久，我惊喜地发现锅灶下躺着一枚温热的鸡蛋，蛋壳带着淡淡血丝。我从不介意鸡蛋的价值，只是这份用心付出换来的小小馈赠，让平淡的日子多了温暖的盼头。此起彼伏的鸡鸣，成了小院最动人的烟火音律，温柔抚平我内心的孤寂。

后来，亲戚见我一人独居，送来一只小狗相伴。小家伙毛茸茸、胖乎乎的，圆眼短尾，模样格外讨喜，还十分黏人。我菜园浇地，它便绕脚嬉戏；我静坐歇凉，它便俯身依偎；夜晚它静静守在床边，默默陪伴着我。小狗的到来，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无数欢乐，唯一的小烦恼便是太过黏人，出门时总要一路追随。久而久之，它渐渐懂事，乖垂留守院中，成了小院忠诚的守护者。至此，青菜菜园、嘤嘤鸡鸣、乖乖犬伴，彻底驱散了小院的冷清，我的独居日子变得充实又鲜活。

安顿好小院日常，我也愈发注重丰盈自己的精神世界，借着休养的时光沉淀自我、读懂生活。闲暇之余，我常常骑着小车慢悠悠穿行田间，静静守望自家麦田的生长。从初春返青、拔节扬花，到抽穗灌浆，我见证着麦苗的蜕变，也见证着自己的生活慢慢走出阴霾、愈发丰盈。

五月风调雨顺，麦田长势喜人，满目青翠挺拔，麦穗饱满紧实，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对于扎根土地的农人而言，田野的生机、丰收的期许，便是最踏实的幸福。漫步田间小道，清风裹挟着淡淡麦香扑面而来，满眼蓬勃绿意，总能治愈心底所有浮躁。偶尔与乡邻聚在树下，闲谈长势、期许丰收，每个人眼底都盛满热忱与欢喜。这自然的田园风光，便是世间最动人的风景。

独处的时光，烟火田园丰盈了我的日常，精神的滋养则沉淀了我的内心。静下来时，我偏爱捧书品读，在字里行间感悟人生哲理，汲取智慧与力量，沉淀浮躁心绪；闲暇时也会翻看短视频，看世间百态、人间烟火，在普通人的日常点滴中收获简单的快乐，松弛身心。

前半生，我步履匆匆、忙于追逐，沉溺俗世喧嚣，忽略了沿途风景，也不懂得慢下来享受生活。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虽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让我历经伤痛，却也让我停下奔波的脚步，真正静下心来拥抱田园、读懂独处。这是这片乡土、这方小院，治愈了我的身体伤痛，抚平了我的内心迷茫。一院草木、几声鸡鸣、一犬相伴、几册好书，拼凑出我平淡却温暖的日常。

如今我已深深爱上这份悠然恬淡的田园生活。历经世事才明白，人生下半场，拼的从不是忙碌与繁华，而是内心的从容与丰盈。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热闹，而是烟火日常里的安稳，是独处时光里的丰盈。往后余生，我愿守一方小院，伴四时烟火，静赏草木生长、慢品岁月温柔，从容安然地走完人生下半场。